

ASSASSIN'S  
CREED

# 刺客信条

## 起源

沙漠誓言  
DESERT OATH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 著 夏青 黄培原 译



OLIVER BOWDEN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刺客信条：起源 沙漠誓言

[英] 奥利弗·波登 著

夏青 黄培原 译

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Assassin's Creed Origins: Desert Oath  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Penguin Books Ltd, London  
Copyright © 2017 Ubisoft Entertainment. All rights reserved.  
Assassin's Creed, Ubisoft, Ubi.com and the Ubisof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bisoft Entertainment in the U.S. and/or other countries. All artworks are the property of Ubisoft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8 New Star Press Co.,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  
All artworks are the property of Ubisoft.

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。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：01-2018-6141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刺客信条：起源·沙漠誓言 / （英）奥利弗·波登著；夏青，黄培原译. —  
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8.9

ISBN 978-7-5133-3083-1

I. ①刺… II. ①奥… ②夏… ③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109456 号

刺客信条：起源·沙漠誓言

（英）奥利弗·波登 著 夏青 黄培原 译

策划统筹：陈曦 贾骥

责任编辑：汪欣

特约编辑：贾衲

美术编辑：张慧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马汝军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88310888

传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：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：910mm×1230mm 1/32

印张：11.25

字数：270千字

版次：2018年9月第一版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33-3083-1

定价：48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第一部分

---

## 第一章

沙漠空寂无垠，只有一座破旧的平顶猎人小屋独自截断了地平线，好似一颗朽坏的牙齿。这地方正合适，埃姆萨夫心想。他把马拴在小屋的背阴地里，然后走进凉爽的室内，埃姆萨夫十分庆幸厚实的土墙挡住了严酷的热浪。

在小屋里，他摘下头上的披巾，打量了一下四周。当然，他并不打算在这里待上太长的时间——屋子里空荡荡的，还有股潮湿的霉味——但尽管如此，这里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地点。

他心中想的是关于死亡的事。他把自己的弓放在地上，从箭囊里抽出一支箭，又将箭矢放在弓旁，他随后把注意力转向一扇小窗，向外眺望着远方的平原。他眯着眼睛盘算了一会儿，仔细端详着各种角度，然后屈膝跪在地上，尝试以不同的视线观察，随后他拿起弓，搭上一支箭练习瞄准。

他满意地把武器放回原处，然后吃掉了从伊普市场里带来的最后

一块瓜，随后他安顿下来，等待着他的猎物现身。

在等待的同时，埃姆萨夫的思绪又回到了他留在赫贝努的家人身边。这场离别完全是因为他收到了一封从杰尔蒂寄来的信。信的内容让他深感不安，读完以后埃姆萨夫便立即开始收拾行装。

“有些事我必须去做，”他只能这样告诉他的妻子和儿子，“时间不等人，我会尽快赶回来的。我保证。”

他告诉梅尔蒂他要离开几周，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，他不在的时候，她要好好照料庄稼，踩踏麦粉。他把关照鹅跟鸭子的任务交给了埃贝，让只有七岁的男孩答应帮助他的母亲照顾牛和猪，他相信埃贝会照办的，因为他是个好孩子，他深爱着他的父母，干家务活儿总是非常得勤快。

泪水在他们眼中闪烁，埃姆萨夫发觉自己很难保持镇静，他骑上马，一颗心沉甸甸地压在胸口。“你要好好照料你的母亲，小子。”他告诉埃贝，伸手假装拂去眼角的尘埃。

“我会的，爸爸。”埃贝答道，他的下嘴唇有些颤抖。埃姆萨夫与梅尔蒂交换了一个心碎的微笑。他们都知道可能会有这么一天，但即便如此，这一刻还是让他们心神震颤不已。

“为我向众神祈祷。请他们保佑我们全家平安，直到我回来。”埃姆萨夫说道，他说着便调转马头，向西南方奔去。他忍不住回头瞥了一眼，看见他的家人目送着他离去，离别之苦就像一把刀扎在他的心头。

他原本估计从赫贝努到他的目的地会是一场十二天的旅程。他只带了最简要的必需品，乘马夜行，借月亮和星辰来指引方向。白天他放马休息和睡觉，待在笃耨香树茂密的树荫下面，或者是为了躲避危险的烈日待在棚屋里。

有天傍晚，他起身时太阳还没落山，埃姆萨夫眯起一只眼睛熟练

地扫视着地平线。在远方几乎看不见的地方，地平线上淤积的热霾中有一点轻微的扰动。他注意到了，但并没有想太多。然而，当第二天他确信自己在同样的时间起来之后，埃姆萨夫在地平线上的光带中，就在跟前一天同样的位置上看到了一个凹痕。毋庸置疑，他被人跟踪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跟踪他的是个行家里手。对方显然是在保持固定的距离。

验证他的理论有可能会打草惊蛇，但他不得不这么做。他放慢了脚步。热霾中的标志却始终不曾改变。他冒着灼热的太阳在白天出行，跟踪者也做了同样的事。有天晚上他纵马飞奔，拼命地催马前行。跟踪者看到了他的举动，不出所料，对方也有样学样跟了上来。

这样他就别无选择了。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任务，至少暂时放弃——直到他能对那个偷偷跟踪他的家伙做点什么。这个追踪者是什么时候咬在他后面的？埃姆萨夫自己就是个经验丰富的斥候，他一直都很小心。

好吧，他想，我们来想想吧。他是在此行的第五天发现了身后的幽灵，这一点让他颇为振奋，因为这意味着梅尔蒂和埃贝是安全的。不管这家伙是谁，只要对方能够远离他的家就好。他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甩掉这个追踪者。

在伊普城外不远的地方，埃姆萨夫遇到了一个小村落。商贩们架起摊位，出售装在高坛子里的油、布、扁豆和豆子。许多商人来来往往，他找了一个往底比斯方向去的商人，给了点钱请他帮忙带个信，还许诺事成之后有更多的报酬。埃姆萨夫买了些粮食，但并没有逗留太久。来往的农人和牛让他想起了梅尔蒂和埃贝，不禁涌起了一阵乡思之情。埃姆萨夫找了个渡口渡过尼罗河，他一路引着他的追踪者，向西部沙漠奔去，一边盘算着他的下一步行动。

两夜后，他来到了平原上的猎人小屋，他随即断定这是埋伏的理想地点。

果然，他的目标出现了——那是远处马背上一个独行的身影，追踪者在热霾中现出身形。埃姆萨夫感谢诸神，太阳在他背后的方向，他弯弓搭箭瞄准了骑手。他注意到对方穿着形状有些熟悉的同一件披肩，颜色和他的马一样。

是时候了。

埃姆萨夫深吸了一口气，箭矢紧盯着他的猎物，他保持着瞄准的姿势，感觉似乎已经过了很久。他得在肌肉的颤抖影响他的瞄准之前射出这支箭。现在就要结束这一切。

他松开了右手的手指。

箭矢射中了目标。远处的骑手从马背上跌落下来，在地面上带起一阵沙尘。埃姆萨夫又搭上另一支箭，他瞄准对方，只要有必要，他随时都可以射出第二支箭，埃姆萨夫盯着对方的身体，寻找生命的迹象。

但他没有发现任何迹象。

## 第二章

两周前。

杀手在黎明时醒来，随后初升的阳光便透过帘幕倾泻而入，在他眼中亮起白色的火光。过不一会儿，他的房子就会暖和起来，但当他穿起衣服，又从床上扯下披巾裹在身上的时候，却感觉四下的寂静里蕴含着几分清冷的寒意。

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准备好他最后的面包和水果，开始慢慢地进食，杀手在沉思，他在为即将到来的任务清理脑中的思绪。这花了他很长时间，但他的思想和身体已经准备好了——他的刀锋锐利无比。

吃完饭后他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：查阅地图。铜镜中显现出他侧脸上十字交叉的疤痕，他一直用这面铜镜给自己的眼窝涂抹眼影，借此来抵御耀眼的阳光。

伊塞特、荷鲁斯与阿努比斯会对他微笑吗？他寻思着。

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

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赶到位于赫贝努的农庄，这是一片建在沙地里的建筑，农庄里有牲口栏，还有一排泛着白光的换洗衣物。自信的杀手藏身在高低不平的沙地后面，他在一簇棕榈树前停下脚步，把坐骑拴在一棵树的树荫下面。他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皮革水袋，又检查了一下太阳的位置，前进的时候他要确保太阳一直都在他背后的方向，杀手在沙漠里找到一块大小合适的凹地，随后他挖出一个凹坑，自己躲了进去。他把披巾盖在身上安顿下来，默默地等待着。

就在那里。农舍里有了动静，一个男人，不，是一个女人的身影在向水车井走去。她提着一只大水桶，杀手眯起眼睛观察着她走路的样子，女人的动作非常的简练、克制。他看着她装满了水桶，把桶搁在井沿上，然后把双手架在髋部站着等了一会儿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把双手捧在嘴边，在微风中呼唤着一个名字。

埃贝！

他的目标名叫埃姆萨夫，他要么是在别的地方——在镇子里照料他没见到的庄稼——要么就根本不在家。农舍里出现了一个男孩的身影，这肯定就是埃贝了。杀手看着两人走去劳作，他们从井沿上提起另一只水桶，然后把它们带回农舍。他们用小一些的水桶灌满了牲口的饮水槽，山羊低下头开始喝水。远处的平原上，他们的观察者也跟着喝了一口水。

他一直待在凹坑里，直到他确信埃姆萨夫并不在这里，农舍里只有女人和男孩，随后他弓着身子爬起来，全速冲刺跑了过去。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农舍，背靠在泥砖墙上站着。透过一扇朝向后方的窗户，杀手听见了母子二人进食的声音。他听到了“父亲”这个词。在母亲的回答里又传来一句“很快会回来”。

现在杀手闭上眼睛沉思起来。这是个障碍——一个小障碍，但仍然是个障碍。埃姆萨夫是不是有所警觉了？

不，不是因为他的到来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埃姆萨夫会留下来保护他的家人。他肯定是注意到了什么。是为了警告其他人所以才匆忙离开，还是要着手执行什么任务？等他追上埃姆萨夫的时候会搞清楚的，他决定暂时不考虑这件事。

时间，现在时间就是一切，时间是他的敌人。

他脱下凉鞋，踩着滚烫的沙子蹑手蹑脚地在农舍周围移动，杀手俯身从窗户下面溜了过去，直到抵达正门入口。他在门口站好位置，身子紧贴着墙，他仔细聆听屋里的动静，默默判断着男孩和他母亲的位置。他从腰带上抽出小刀，把刀柄上垂下的皮索往手腕上绕了几圈。

他等待着，数着脚步声。

就是现在！

他把门帘推到一边，利落地走进农舍，从背后抓住女人，把刀架在她脖子上，这场短暂的打斗只用了几秒钟就结束了。

在房间的另一头，埃贝也听到了动静，他转过身来，只看见一个脸上疤痕累累的男人拿着一把刀抵着他的母亲。男孩的头发邈里邈遑，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他一只手上拿着一只盘子，盘子里放着一把刀，男孩的目光盯着房间的尽头。

“没有人需要受伤。”杀手说道。这是个谎言，女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“孩子，把盘子放下，手放在肚子上。”

“别这么做，埃贝！”那女人说，她的声音紧张又坚决。

“我可不是在开玩笑，”他警告道，为了表明他的决心，他把刀刃刺进了她的肌肤。她的伤口里渗出鲜血，流到了杀手的手腕上。

“把盘子放下。”他重复道。

“记住爸爸说的话，”女人喘息着说，“快跑，埃贝。从窗户出去。你能跑过他的。他肯定有匹马，找到他的马快跑。”她抬起手抓住他的胳膊，稳住她自己的身体。

杀手摇了摇头。“你敢动一步我就划开她的喉咙。现在照我说的做。”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电光石火一般：埃贝的手腕一弹，盘子就飞了出去，摔碎在石头上。那把刀出现在他另一只手里，他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了刀刃，手腕一甩，小刀便旋转着向杀手飞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男孩的母亲也行动起来，她身子一扭，牙齿咬进了袭击者的胳膊。

埃贝的飞刀扔得不错，可杀手身子一闪避开了，飞刀几乎完全落空，只在他肩膀上留下一道轻微的擦伤。男孩的母亲用胳膊肘击他的肋骨，一次，两次。这种结实有力的攻击相当精明。她也受过训练。现在他别无选择，只能解决他们两个了。他很快就做出了选择，在她试图第三次攻击他的同时划开了她的喉咙，然后就着这个前后摇摆的动作，他把自己的匕首朝男孩扔了过去，埃贝向前扑了过来，显然是想要帮助他的母亲对付他。

男孩离得很近，很容易瞄准。年轻的埃贝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脖子，匕首从那里插了进去，血液飞溅，然后从伤口喷涌而出，他跪倒在地，随后向一边倒了下去。母与子在石板上紧挨着对方死去。

杀手歪着脑袋，看着鲜血在他的两位受害人之间渐渐汇成一摊血泊，血液混合在一起，慢慢渗透到泥地里。他撇了撇嘴唇，这个简短的动作是他烦躁不安时下意识的反应。他本想留他们再活一段时间，让他好好审问一下。可他们选择搏斗打乱了他的计划。他们以死为埃姆萨夫赢得了时间，甚至有可能是逃跑的机会。

杀手比翁叹了口气，稍稍皱起了眉头。他们真是矛盾。

他一路追踪，跟着埃姆萨夫踏上了通往伊普的路。

他的猎物无疑是个好手。当有车队或者商人经过的时候，他会跟随他们的脚步，而当他自己的踪迹有可能会成为道路上唯一的痕迹时，他又会长时间滞留在野地里。可尽管他怀疑自己被人跟踪了，埃姆萨夫还是花了太长的时间来验证他的猜测，等到他开始行动的时候，杀手已经预料到了他的计划。

当 he 从远处看到猎人小屋，却没有发现埃姆萨夫的踪迹时，杀手就知道这地方设了一个陷阱。他也会设这样的陷阱。知晓了这一点，也就意味着埃姆萨夫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了。

在靠近麦田离河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，他遇到了一个骑着驴的旅行者，驴身上满载着花瓶。他猜测远方那些人影的轮廓是田地里的工人，但他们的距离太远了，看不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
“你好！”旅行者愉快地喊道。杀手跳下马匹向他走去，他把匕首藏在披巾下面看不到的地方。旅行者举起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方。“我能为你做什——”他开口说道，但这句亲切、愉快的问候他永远也没能说完。

杀手引导着被血腥味吓得烦躁不安的驴，让它继续背着死去主人的尸体折回猎人小屋。在小屋看不见的隐蔽处，他把尸体转移到自己的马背上，用绳索和巧妙的绳结做好了准备工作，绳结会在合适的条件下解开，死亡带来的僵直让尸体直立在马背上，最后，他把披巾披在了尸体上，朝后站了站欣赏他的作品。

马匹带着死去的骑手出发了，与此同时，杀手也开始围绕着小屋前后，从外侧绕了一个大圈。他从远处看见尸体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埃姆萨夫的箭射中了尸体的脖子。

陷阱已经设好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埃姆萨夫俯身从小屋里钻了出来，杀手也从后方靠了过去，他也等待着埃姆萨夫。他用刀从埃姆萨夫的脖子根割断了他的脊柱，让他只能看和说话，随后他蹲了下来，开始问话。

“你们这些人剩下的都在哪儿？”他问道。

埃姆萨夫用会意、悲伤的眼神盯着他，杀手再一次恼怒起来。这一家人都是同样的德行，他清楚自己是在浪费时间。他把匕首刺进埃姆萨夫的眼窝，然后用他的衣服把刀擦干净。在平原上，秃鹫已经开始在旅行者的尸体上停留。他懒散地看着它们，在出发之前稍事休息了一会儿。很快这些鸟儿也会发现埃姆萨夫。死亡与重生，永无止境的循环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杀手在埃姆萨夫的行李中找到了徽章，把它放进了自己的背包里。

任务完成了，至少现在是完成了。

比翁舒展身体，做了个深呼吸。他把武器清理干净，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启程去回报任务。他会接到他的下一个指令，去寻找新的杀戮目标，游戏将重新开始。

### 第三章

那一天——我们的人生改变的那一天——我们就坐在我们最喜欢的位置，背靠着锡瓦堡垒城墙外侧温暖的石壁。我看见那独行的骑手在地平线上闪着微光，但说实话，我几乎没有留意到他。他毕竟只是远处的一个小点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罢了，就好像下方绿洲拍打着湖岸的湖水，又或是在种植园的青翠中移动的人群。

而且，我正和艾雅坐在一起，她和往常一样，正在说着亚历山大城，说着她有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回到那里。我一边听她说，一边看着那个骑手抵达了绿洲的湖岸，即将进入下方的村子。

“你应该去看看，巴耶克，”她说道，她一边说我一边跟着想象，“亚历山大是整个世界交汇的地方，在亚历山大的街头上能听到阳光下的每一种语言，希腊人与埃及人结伴同行，甚至连犹太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庙宇——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大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学习。有一天你也会去那里的，对吗？”

我耸了耸肩。“也许吧，可我的使命在这里。”
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难过地说。

“你知道亚历山大还做过什么吗，”我说道，试着缓和一下气氛，“我的意思是，除了建造他那座伟大的城市之外？他来过这里，来过锡瓦。他来这里拜访了阿蒙神庙的神谕者。”

在锡瓦我们有两座神庙。其中一座已经荒废了，但另一座就像是城里的又一座小城：阿蒙神庙。

“他怎么会来这里？”艾雅说。

“嗯，”我说，“我听说的故事是这样的，亚历山大和他的同伴们在沙漠里，几乎快要渴死了，这时候他们眼前出现了两条蛇，蛇指引他们走出沙漠，来到了锡瓦。”

艾雅咯咯直笑。“或许他只是来这里朝拜。”

“我更喜欢我的版本。”

“你一向喜欢浪漫的故事。那么，他来这里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他拜访了神谕者。现在没有人知道神谕者具体跟亚历山大说了什么，但他们的会面结束之后，亚历山大就确信他是阿蒙之子，他在孟菲斯加冕成为法老，还征服了许多土地。”

“你觉得这都是我们的神谕者做的？”

“我相信是这样，”我说，“关键在于，我们锡瓦的神谕者从来没有错过，我们的阿蒙神庙家喻户晓……”

“所以？”

“所以它需要保护。”

她低下头，黑色的发辫也垂了下来，她咧嘴一笑。“所以我们又绕

回到你的使命了。跟我说说吧，巴耶克，你真的确定你想要追随你父亲的脚步吗？你真的明白吗？你是发自内心的确定吗？”

这是个好问题。

“当然。”我说。

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。“我希望我能更像你这样，”她说，“……满足。”

“难道你不希望是反过来的吗？”我试探着说道，“希望我能更像你一样？”

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——直到我们的朋友赫波泽法沿着小路朝我们跑了过来。

“巴耶克！巴耶克！”他喊道，“从扎蒂来了一个信使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艾雅问道。她坐了起来，我们的下午被彻底打断了。

“他是来找萨布的。”赫波泽法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听见自己脱口而出。

“萨布要走了，”赫波泽法气鼓鼓地说，“你父亲要离开锡瓦。”

不一会儿工夫，我们三个人就从堡垒城墙上爬了下来，一路跑进了村子，居民们都从他们家里伸长了脖子，用手护着眼睛朝巷子里望过去。

他们都在看着我家的方向。

等我们进了巷子，有个女人看到了我，她跟她的同伴低声说了些什么，对方也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又飞快地移开了目光。孩子们朝小山上跑了过去，想要知道到底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就在我们打算加入这场游行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骑手正骑着马逆着人流离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看到的那个环绕绿洲而来的人就是从扎蒂来的